

乐于助人的姨婆在社区办起了扫盲班,专扫拼音盲,帮读书时代落下拼音学习的人们补上了这重要一课!

# 姨婆“上岗”再就业



左起:茹清、姨婆、茹萍

姨婆今年68岁,退休前在某小学任教,她生性活泼开朗,喜欢热闹,乐于助人,最重要的是闲不住,总喜欢没事找事做,当然找的那些事都是能让大家开心的事。用她的话来说,烦恼是自己找的,快乐同样也是自己找的。本着这一理念,姨婆不仅具有自娱自乐的精神,还常常娱乐大众。自退休以来,一直负责社区各项娱乐活动,歌咏比赛、羽毛球比赛、登山运动……每年都会举办好几期,社区的人都把姨婆当作开心大使,大家在姨婆的带领下生活过得有滋有味。

可是今年春天,姨婆不小心滑倒摔断了腿,在家修养了大半年依然不能长时间行走,家人为她的安全担忧,建议尽可能少参与社区活动。每天,姨婆不得不坐在阳台的藤椅上,羡慕地张望着楼下打太极拳、跳扇子舞的老头老太们,越看,心里越发苦闷。

姨婆有一个姐姐,六年前,姐姐的三女儿茹萍随爱人去了美国,自此一直很少回国,大家只能靠书信、国际长途保持联系。书信耗时,话费昂贵,久而久之,联系慢慢减少了,可是彼此心中都有一份牵挂、一份遗憾,分开时间越久,这种思念就越发强烈。

不久前,茹萍更换了美国家中的电脑设备,装了摄像头和麦克风,还上了网,她决定用时下最先进的方式和家人保持联系。茹萍建议妹妹茹清也为家中购置新电脑、安装网络,这样大家联系起来就更加方便快捷。

但不巧的是,偏偏茹清不会上网聊天,主要是因为她不会打字。打字首先要会拼音,可她的拼音又不行。

万事俱备,只欠东风,下一步就是学习如何打字。茹清买了汉语拼音的图表、卡片,每天背诵、练习。可是反反复复了几天后,茹清再也坚持不下去了。那些平舌音、翘舌音……怎么都搞不清楚,刚

背完的字母转身就忘,如何拼写也捉摸不透。自学毫无进展,茹清被打击得没有一点自信心了。

“这有何难呢?茹清需要的是导师,是正确的教学方法,我就是小学语文老师啊,教了一辈子书,教这几个拼音难不倒我的。”姨婆听到这个消息后,自告奋勇,重新承担起“教学”的重任,开始新一轮“上岗”再就业。

在姨婆的建议下,茹清翻出儿子的小学课本,每天晚饭后,准时来姨婆家报到,像个小学生一样有模有样地上课来。

前鼻音、后鼻音、声母、韵母……背、记、念、练习……一个月后,茹清终于可以摸索着打出几个字来。她兴奋地向茹萍炫耀这一战果,这一切都是姨婆的功劳啊!姐妹俩终于可以在网络上聊天了。

很快,这个消息如同一则喜讯传遍整个小区。现在很多家庭都有电脑,儿女忙得很,每天都有空闲时间,辅导孩子功课,帮助老人上网聊天,大家都学会了汉语拼音,不仅可以在网上聊天,还可以发短信。社区活动,也开始短信群发通知,不需要再挨家挨户打电话,既节约了话费,还节约了时间。

于工作,很多都不在父母身边,如果每个人都能通过网络聊天和家人保持联系,那岂不是一件皆大欢喜之事。

姨婆把这一想法告诉大家,居然得到一致响应。

姨婆又开始忙碌了,把教学计划从家庭拓展到整个小区。她在小区的中老年活动中心借了一间房子当教室,买了写字板,排出课程表,每周下午上三堂课,每个星期还有个小测验。一想起可以上网、聊天、了解大千世界,不再被日新月异的社会所淘汰,大家学习的劲头更加强足了。

“老师,今天儿子给我打电话,他还不相信我会打字呢,我在MSN上和他说话,他竟然不相信是我……”

“老师,我现在每天晚上都开着电脑等小孙女和我聊天,她让我在网上给她讲故事……”

“老师,我女儿给我买了一个摄像头,下星期送来,她想和我视频聊天……”

每天,姨婆都能收到学生反馈的各类信息,这极大地鼓舞了她教学的信心,让她趋于平淡的生活再次变得生机勃勃。

大家都学会了汉语拼音,不仅可以在网上聊天,还可以发短信。社区活动,也开始短信群发通知,不需要再挨家挨户打电话,既节约了话费,还节约了时间。

姨婆成功“上岗”再就业的消息很快在邻近的几个小区也流传开来,社区小报也报道了她的事迹,姨婆成了名人。社区的干事小吴在报道中是这样描述的:社区再现“扫盲班”,这回“扫”的不是文盲,而是拼音盲,帮读书时代落下拼音学习的人补上了这重要一课!

元诞



牛牛一家

陈桂玲



【咱爸咱妈】

## 老妈给老爸的爱情短信

我从来不知道我爸我妈是有感情的,他们一辈子吵吵闹闹,妈喊爸“猪八戒”,或者连名带姓地叫。妈妈脾气火爆,而爸爸当面不应答,背地里却对我和弟弟说:当她是疯狗在叫。

所以,当时我家装修缺人,我马上就想到把妈妈请来,虽然想到爸爸会一个人在家,但我却以为爸爸和妈妈是没感情的,没感情的两个人分开当然没什么。

等到我家装修好搬进来住时,爸爸和妈妈已经分开两个月了。这天中午,妈妈面前放着我刚拿回家的移动公司赠刊,她坐在客厅玩手机,我在书房写稿,她问我“生”的拼音是什么,我只好拿出笔和白纸写给她看。一会儿,她又问我“命”的拼音是什么,我拼读拼音,她依旧听不懂,我只好再走过去写给她。再过一小会儿,她又喊我:“3/4 怎么打?”如此再三,我不耐烦了,问,妈,你要发什么短信,我帮你发就是了。妈却不肯,还藏着手机不让我看。

我取消留妈妈再住的打算。妈妈收拾好行李早早地睡下了,说要赶明天六点的早班车回去。我好奇地翻开妈妈手机的发件箱来看:你是我的心,你是我的肝,你是我的肠,你是我的胃,你是我心里的玫瑰。收信人是爸爸。就是这条短信,妈妈发了半个小时。

陈冰

等我写完一千字的小稿时,妈妈终于把短信发出去了。然后,我就听见妈妈手机

铃声响了,我冲过去接电话。

“喂,谁呀?”我问。

“我是你妈,快挂电话,我有事。”

“什么事?”我问。

“我给你发了条短信,你没看到吗?”

“哦,我看到了,我发给你了。”我回答。

“好,你真好,我以后再也不藏手机了。”

“好,你真好,我以后再也不藏手机了。”我回答。

“好,你真好,我以后再也不藏手机了。”

“好,你真好,我以后再也不藏手机了。”我回答。